

品味 红色经典 ⑨

1931年9月18日,侵华日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一曲《松花江上》响彻神州,唱出中华儿女悲愤不屈、奋起反抗的共同心声。90年后,这歌声仍荡气回肠。本期,我们邀请抗战老兵魏克与歌唱家李光羲,结合个人经历和感受谈歌声中不能忘却的历史。——编者

101岁抗战老兵魏克——

“百岁回望换天地”



我写过一幅字概括自己的一生:“七十风云见高低,八十晨跑六公里,九十电脑写文章,百岁回望换天地。”今年,我101岁了,仍时常想起当年在战场上的情景,想到那些艰苦奋斗的岁月,心中无限感慨: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中国人民的接续奋斗,才能有今天的“换了人间”! 1937年,我17岁,被日寇强征去当脚夫。我亲眼所见,日寇惨无人道地烧杀抢掠、肆意践踏我的家乡,跟我一起的一位男青年因为脚力差了些,死在日寇刺刀下……这一幕幕对我的触动太大了。“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可以说,我是唱着这首《松花江上》,义无反顾地加入了革命队伍。 1938年5月,在哥哥魏麟甫的带领下,我加入了向往已久的山东西区人民抗日自卫团。那时,哥哥已经是共产党员。同年6月,我也光荣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 在泰安,我看到年轻人聚在一起,高唱《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五月的鲜花》《游击队之歌》,对于当时国家的积贫积弱,对于民族的危在旦夕,他们无比愤慨,很多人流下了泪水。那个场景、那些歌声至今深深印刻在我脑海中。几十年过去了,我依然能一字不落地唱出来。 当时,山东西区人民抗日自卫团青年工作团有30多个年轻人。大家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学唱抗战歌曲,接受革命精神的洗礼。如歌中所唱的:“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烈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正顽强地抗战不歇……” 1938年11月,山东西区人民抗日自卫团整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我们的青年工作更加活跃。部队休整时,集合到泰安(安)肥(城)山区。兄弟部队遇到一起,我们做青年工作的就领着大家唱歌。看哪支部队歌声整齐、声音嘹亮,哪支部队朝气蓬勃、斗志昂扬。 彼时国将不保,家又焉能存在?我的父亲、哥哥、姐姐、嫂子等多位亲人都投身抗战。那个年代,大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誓死不做亡国奴。国难危难时,竭我一滴力。这样的选择,终生无悔! 我抱着这样坚定的信念,先后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没想到,时隔70多年,我又穿上了八路军军装。 201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阅兵前两周,我接到通知,邀请我以八路军老战士的身份参加阅兵盛典。 那天北京晴空万里,我们8点开始登车,我坐

在“抗战老兵方队”第一辆车的第四排。鸣礼炮70响之后是升国旗,军乐伴奏下,阅兵典礼开始。向着主席台、观礼台敬礼时,我百感交集。我们当年的大刀长矛、土枪土炮,换成了如今的飞机、坦克、导弹,曾经想都不敢想的梦成真了。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祖国的今天。时代在变,部队装备在变,但中国军人为国为民的气节,从来没有变。作为老战士,我打心眼里感到自豪。 2019年10月1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典礼上,我坐在“致敬”方阵的第三辆礼宾车。我穿着为此次阅兵专门定制的八路军军装,胸前别着“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在这两枚勋章下方,还戴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礼宾车驶过天安门,我再次认认真真地行了一个军礼,手久久没有放下。 那次参加阅兵典礼,所有人都在为国家的强盛欢呼喝彩。在当天的日记中,我这样记录:“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地、海洋,到处是五星红旗飘扬。”我又想起那些牺牲和离世的家人、战友们,他们若能看到今日的中国,看到他们曾舍命守护的国家已如此强大,该多高兴啊! 每逢重大节庆,我都会写幅字来抒发感情。今年是建党100周年,我也写了幅字。祝福党,祝福祖国! (本报记者王明峰采访整理) 图为魏克近照。

歌唱家李光羲谈歌曲《松花江上》——

“心声岂止三千万”



大家常问我是如何演绎《松花江上》这首歌的。我回答:“没有演绎,《松花江上》唱的就是我自己,是从心底自然流淌出来的。” 我的童年是在日寇铁蹄下度过的。常听闻亲戚朋友家十几岁的孩子,突然间就不见了,被日寇抓去做苦工,再没回来。每天胆战心惊,常年挨饿受冻,唱歌成了我儿时唯一快乐的事。我从小便会唱《松花江上》,一开始并不懂它的深意。有年冬天,我在上学路上看到几辆简陋的木板车,拉着冻死的同胞,那残酷的场景深深刺痛了我的心。1945年,抗战取得全面胜利,父亲带着我上街,我指着地摊问他:“那些白珠子是什么呀?”父亲告诉我,那就是大米。当年已经16岁的我,才第一次知道大米为何物。一切所见所闻,潜移默化地融进了我的歌声。 每当我唱起《松花江上》,往日山河破碎的场景与悲愤便涌上心头,演唱时泪水常模糊了双眼。 1936年,在东北军中开展抗日宣传工作的张寒晖,目睹西安街头东北军民无家可归的流浪与彷徨,谱写出了《松花江上》。“西安事变”前夕,这首歌从西安一所中学唱响,其后迅速传遍全国。 我最难忘的是1964年参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过程。我在第四章《抗日烽火》中演绎这首歌。周恩来同志亲自提出歌词的修改意见。对我而言,那次演出是艺术熏陶,也是思想教育。

“心声岂止三千万,一曲哀歌动地天。”一曲《松花江上》,唱出的何止是三千万东北同胞的心声?它是亿万中华儿女悲愤交加、要求还我山河的呼声!它使人泪下,又催人奋起。我不应把它仅仅理解为是满怀离乡之思、国难之痛的悲歌,它已经成为亿万同胞高唱的战歌。无数人闻曲悲叹,燃起革命热情!无数青年高歌前进,奔赴抗日战场! 一同参演《东方红》、曾在西北战区服务团的歌唱家王昆告诉我,她与抗日前线的战士合唱过《松花江上》,边唱边流泪,越唱越激昂。她说:“是革命给了歌曲百倍的豪情和万千的气象。歌唱是艺术,更是革命的号角、尖兵和鼓点。”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从此让我对这首歌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歌者用声音塑造形象、传递情感,应该努力让听众体会歌曲的弦外之音、味外之味。《松花江上》的动人,在于丰富的层次和意蕴。旋律上,这首歌以环回萦绕、反复咏唱的方式展开,倾诉性的音调贯穿全曲。歌词上,它以“怀故、漂泊、呼唤”的感情脉络递进式地深入人心。以“森林煤矿”“大豆高粱”“同胞”“衰老的爹娘”开篇,诉说家乡的美丽富饶。之后,诉说丧家的哀痛、逃亡的惨境,控诉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歌曲最后,用饱含感慨的发问,唱出声声呼唤。“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将全曲推向高潮,蕴藏着抗争的力量。 张寒晖当年唱着眼泪写出的歌,一次次流进我心,我又将这种深切的感受传递给观众。因为《松花江上》,我被不少观众评价为“听他唱歌让人直掉泪的演员”。我想,只有这样深耕时代、心系人民的作品,才能迸发出如此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我今年92岁了,很少再登台演出。但我坚信,歌唱本身,也是一种责任、一方课堂。我有义务将这样的歌曲和歌曲中的历史传承给今天的年轻人。 几年前,我曾受邀给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的学生们教学《松花江上》。我告诉这些“90后”年轻人,声音等于零。因为

如果只追求吐字发音,过度偏重技法,忽略情感表达、生活体验,将“声乐艺术”变成了“声音艺术”,艺术效果便等于零。鉴古知今,才是歌者的真正“底气”。我希望年轻人提升对历史的理解力,在歌曲中感悟人间正道与生活真谛,创造有生命力与感染力的音响。艺术在感染他人的同时,也在实现歌者自身的生命价值。 我还告诉这些年轻人,当年奔赴抗日一线的战士们,那时的他们也正青春。那些意气风发的中国少年,甘将热血沃中华,用无数生命之光点亮了一个民族的光明,让子孙后代享受着他们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他们,才是真正中国青年偶像! 不忘曾经烽烟起,心中长鸣警钟声。品味《松花江上》,它悲情的旋律,激荡于中华民族的心灵史上,成为那段血与火岁月的印记,使我们激愤,使我们清醒,更激励我们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本报记者王瑞采访整理) 左上图为1964年李光羲参演《东方红》时演唱《松花江上》剧照。 图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抗日游击战争”浮雕(部分)。 图②:歌曲《松花江上》张寒晖手稿,河北博物院藏。 图③: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纪念碑。 制图:蔡华伟、赵德汝

艺坛

前不久,反映精准扶贫历程的《大地颂歌》在湖南卫视播出,引发观众好评。去年,我曾在剧场现场观看这部大型歌舞剧。如今回想起来,感动依然。 《大地颂歌》以饱满的艺术激情,讴歌了脱贫攻坚战中在一线奋斗的时代楷模,赞美用奋斗改变贫困命运的普通人。该剧直接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深入挖掘贫困表象背后的原因,彰显时代气象。 剧中人物各有特点,具有典型性。该剧用了很大篇幅描写主角龙书记。他重感情,讲情义,一心一意为人民群众服务。他一出场,就碰到外出打工者故土难离、亲情难舍的告别场面。面对困难重重的扶贫工作,他唱出了豪迈情怀:“我要努力改变这里,我要改变贫穷往昔!”情感真挚朴素,人物表演处理得真实可信。《大地颂歌》中,田二毛不思进取,因懒惰致贫,与扶贫工作队员特别是龙书记构成了鲜明的戏剧冲突。龙书记忘我牺牲、敢于担责的优秀品质,如一面镜子,反衬了碌碌无为、贪图小利的懒汉相貌;又似一记响锤,敲击了村中奋起的大锣,让不思进取者猛醒! 该剧以情写人,充分调动和运用歌舞的艺术特点,细腻刻画扶贫路上奋进者丰富饱满的情感世界,动人心弦,感人至深。 “大地赤子”一幕是全剧情感与故事的爆发点。演员张凯丽饰演为脱贫攻坚献出生命的湖南炎陵县县委书记黄诗燕的妻子彭建兰。她深情的演唱,让观众深深地沉浸在失去亲人的感伤之中。演员万茜饰演扶贫英雄王新法的女儿王婷。她一句撕心裂肺的“爸爸,你为什么对自己这么狠心”,将情感浓度推向极致。 《浏阳河》《共产党人好比种子》等耳熟能详的旋律恰如其分地嵌入了全剧,起到了抒情作用。用饱蕴情感力量的歌舞集中塑造可亲可爱可信的剧中人,是该剧的艺术魅力所在。 该剧有一个贯穿性的道具,即龙书记的红色日记本。扶贫日记记录着个人的心路历程,全剧也因此具有心理叙事色彩。剧中六幕场景,都可以看作是龙书记的“内心视像”,它们又引发其他人的内心呼应,视像叠加,层层递进,相互呼应,剧情因此展开。每一层视像,依据心理逻辑和感情力量而呈现,也由此完成了全剧审美意象的

献给奋斗者的『大地颂歌』

冯双白

表达。“风起十八洞”里的“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之唱段,“一步千年”里易地搬迁景象,“夜空中最亮的星”里小雅向往的启航学校留守儿童合唱团,“大地赤子”中张凯丽和万茜含泪倾诉的亲人影像,都是如此表现和表达。 全剧的舞蹈也带有鲜明的心理意象特质。比如,剧中扶贫队员小刘在泥石流中用手挖地寻找小雅的舞段,由青年舞者刘迦完成,他用富有表现力的肢体语言,张弛有度地比拟艰难救人场景,舞蹈的戏剧性和人物精神特质融为一体。 《大地颂歌》综合了歌舞艺术、歌舞剧、影像等多种艺术形式,又有生活原型的真实影像资料穿插其中。电视播出是从传统舞台走上电视荧屏的全新实践。它用影视镜头呈现人物表演,实现了舞台艺术和影视艺术间的一次跨界。(作者为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

来自现场的声音

用真诚创作致敬伟大时代

佟睿睿



由中国歌剧舞剧院舞剧团一批“95后”演员主演的舞剧《到那时》,创作历时两年,近日在国家大剧院首演。这是迄今为止我创作时间最长、收获最大的一部舞剧。舞剧将改革开放以来40余年的发展历程浓缩于父子两代创业者身上,讲述了他们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而奋斗,从而实现人生理想的故事。 如何浓墨重彩地呈现改革开放这一历史进程?如何梳理提炼出既承接又迭代的若干阶段,将时代特征融入舞蹈的肢体律动和空间调度中?我们创作了贯穿全剧的“浪潮舞”,引出每一幕,寓意一浪叠着一浪,时代的大江大河奔涌向前。我们将舞剧叙事分为改革开放初期、上世纪90年代、2000年后和当下这4个时间维度。 舞剧的人物和情节的设置是另一个考验。我们要提炼具有共性、符合观众认知的情节。多次赴广州市黄埔区采风后,我们选择将焦点聚焦在有一定代表性的父子两代创业者身上,将创业领域锁定在通过自主创新走向科技前沿的电子通信和生物医药行业。父子两代的故事跌宕起伏,有着说不尽的精彩。这份精彩,蕴藏着不同的人生况味,不仅包含成

功的喜悦,也有创业的艰辛,挫败的沮丧以及从头再来的坚韧。 在编舞方面,《到那时》对编导把控能力的挑战更加直接。无论群舞、四人舞、双人舞还是独舞,每个舞段承担着双重功能,既要建构叙事内在逻辑,还要通过肢体语言塑造人物形象,从具体生活向舞台意象延展。比如,全剧4幕的浪潮群舞,每一幕律动各异,但相承递进,是时代相续的意象表达。这段舞的编排,不仅表现出时代发展、产业升级,更体现出主人公从南下闯荡时的不安担忧,到如今的从容自信,实现了精神层面的升华。再比如,父子两代人两对双人舞,表现两代人情感受表达的差异,舞蹈语汇值得细细品味。 我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同步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这次创作,让我更深刻地认识到奋斗的光荣、时代的变迁和祖国的伟大。记得汶川大地震后赴灾区采风时,我曾目睹一群“80后”的勇敢与担当。去年,我们又被冲上抗疫一线的“90后”感动着。此时,一批“95后”正激情澎湃,在排练厅挥汗如雨,用真诚创作致敬伟大时代。(作者为中国歌剧舞剧院国家一级编导) 图为舞剧《到那时》剧照。